



元人文集 下卷

元
代
史料刊
叢編
初編

黃山書社

道園類稿

而酬之宣焉而收之律呂之相和金玉之相應可以
被之絃歌施之宴享于以推天地至和之委于以贊
國家涵煦之深于以明鄉里風俗之厚于以見德齒
久盛之美因以知時和歲豐庶物阜多人得脩養則
非賢人君子不能已吾於會川尹先生伯仲之爲壽
也見之先生伯仲同年月日生延祐己未之歲皆八
十矣正月一日其生之日也其子孫族之昆弟姻戚
鄉黨將以是日爲酒饌合樂高會以慶之事聞京師
大夫士之賢且仁者皆嘆而美之曰是豈獨尹氏之

福會川之榮乎蓋

聖上盛德之所致而大平之明徵也乃相與歌而詠之可傳而觀者如此嗚呼盛哉雖然今日地大物衆古所未有也德厚仁溥歷代之所莫及也然則海宇之內田里之間以八表識其甲子者豈止兩尹先生而已乎而詠歌若是其盛者何也昔周之時有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者傳以爲其母四乳而八君子者生焉聖人嘆其生賢之多也故頌言之而門人弟子識之夫盛氣之生物也觀夫動植

之類蓋有並生而駢育者矣然或不能以兩大或不
能以兩父理固然矣一以名顯於昔一以壽著於今
而其生也適皆以同乳見異不謂之異不可也以名
顯者見稱於聖人見錄於傳記以壽著者見之詠歌
采之史氏一時之雅不亦宜乎然而兩尹先生之生
也天也其壽也亦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兩尹先
生之敦行孝義友愛敬讓子孫順焉鄉里化焉則其
所以致此者抑又有由矣尚論耆年盛德者盍亦觀
諸兩尹先生可也先生之孫侍書王郎嘗與予游故

為之序

兩尹先生九十壽詩序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
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翁如一其二季
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十
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愷伯氏
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嘗序其事以
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
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間里舉

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
咸集莫不歡慕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予爲我復
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
相與高隱於溪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

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
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歌以爲一代之盛美者
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
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出物有
盛而異者焉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

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
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
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
上溯二翁始生之年 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
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純固之氣已潛復
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
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
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

自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
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鄒邑高先生九十二歲壽詩序

天地之間人爲貴人生高年至於百歲人之瑞也蓋
天之所賦者純地之所資者厚人之所養者脩則其
所以爲生者可以久焉是以於至貴之中而爲充瑞
者也滕之鄒邑有君子曰高先生某者今江憲架閣
前鄉貢進士高克明氏之父也今年九十有二耳聰
目明神清氣固步履飲食畧無少衰蓋其少壯之時

誦詩讀書以爲樂不以事物累其心至於陰陽往來
乘除因倍又妙解於象數之精微是以知變化之原
有道義之養安其身於無爲之所故也至正乙酉正
月之吉自一家一鄉至於一郡奉酒饌脩聲樂深坐
重几以安之子孫親戚自五六十至於八十九十者
莫不拜之此豈一家之瑞哉一鄉一國以至於天下
之同瑞也克明王事在遠寮屬賓友知其尊親之高
年也相與爲樂以慶之不異於膝下乃爲歌詩以祝
其耆艾之求而俾集爲之序焉於戲 國家深仁厚

澤涵煦四海前年東帛之賜無間遠邇然而求如衛
睿聖武公濟南伏生之流或曠郡縣不一二見也而
鄒人之邑大聖大賢之所居焉則高先生所以高年
者其得於沖和渾厚之積者遠矣豈他郡之所能及
哉昔金之末年中州禍亂極矣而高先生家大父年
幾百歲父八十餘至於先生高年已三出矣計先生
之生則我

出祖皇帝中統建元之前七年也以絳縣之例推之
其五百六七十甲子乎生於太平長於太平老於太

平非人瑞而何哉請誦昔人之詩爲壽

詔使禱雨詩序

陝右北歲以饑旱告縣官出粟與財省賦已責以振之而不能揀力田者布種於土而曠燥弗生貨幣並竭商賈弗至去歲國家有大正於通諱宿懷守者迷去效之宜神怒人怨天不悔禍及計窮歸服而吾民之病日深矣居者瘠殍行者道殣存者十二三天子爲選大吏治行省臺出大農之幣鉅萬者數而雨終不降人無生意於是行省臺之臣使人入告于

朝曰

天子幸念疲甿使臣等奉宣德意既竭驚鉅靡神
不舉而靈貺弗臻意者

天子使專使持玉幣以禮其山川庶有濟乎宰相即
日以聞

天子愀然以興曰孰能稱朕使者於是翰林直學士
普顏實立以誠懇精敏將命直指乃四月己亥受
旨幄殿陰雲低回盼嚮孔邇學士乃召驛傳謹齋戒
不留宿于家乙卯祀西嶽五月丁巳朔雲電雷雨大

作辛酉與行省臺臣共禱于城中之群祀壬戌與左
丞亦憐真禱於太乙元君廟即大雨其日又詣高山
太白峽靈湫廟湫在絕頂峽隘石險炎暘喘汗牽掖
僅至親致上命下即祠宮幾數十里祠故唐作積
燕不治墻毀瓦墮妥歆無所祠者俟命門下上無庇
蓋跼蹐中夜並見雲興于湫頃而滂合明日又禱大
遼連日於是東自陝州西至鳳翔南達興元北暨鞏
昌皆來吉足甲戌至鳳翔與憲使郡守祀於雅臘蠻
神之廟雅臘蠻者高昌部大山有神高昌人留關中

者移祀於此云旣祠又雨丁丑祀西鎮之吳嶽亦雨
竣事乃還而隴陝之間田苗勃興瓜蔓有實稍有廬
虞而守者下車詢咨則曰宿種在土得雨始萌墮埴
日滋是以怒長苗秀且實而瓜瓞可食矣由是疾疫
頓愈而流移未遠者漸克來歸七月辛酉復命于
上都行省臺各遣使入奏如其言而學士以其副致
國史子得而觀焉嗚呼天豈不念斯民哉彼旱饑至
於斯極者誰實爲之

聖神一念之發使者將命之謹而効應如此逆順